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一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廢海州東海監復為縣

辛酉詔諸州官吏次第審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宋宋有德行純茂科宋史及宋史記薛應旂續通鑑皆作德行純茂此作德業純茂業字誤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其實

狀等級加賞不如詔者罪之王偁東都事略詔諸道州府察民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擅鄉曲之譽為士庶推服者以聞

鎮寧節度使張令鐸之罷軍職也上令皇弟光美取令鐸女為夫人及令鐸自鎮寧來朝被病上親問之賜絹五千匹銀五千兩又賜其家人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餘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人多惜之

詔河防官吏毋得掊斂丁夫緡錢廣調

材植以給私用違者棄市　北漢主遣使持禮幣賀契丹主樞密使高勳言於契丹主曰我與晉陽父子之國也歲嘗遣使來覲非其大臣即其子弟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今嗣主新立左右皆非舊人國有憂患寧不我怨宜以此時盡歸其使契丹主曰善乃悉索北漢使者前後凡十六人厚其禮而歸之即命李弼為樞密使劉繼文為保義節度使詔北漢主委任之繼文等久駐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未

幾繼文為代州刺史弼為憲州刺史契丹主聞之下詔責北漢主曰朕以爾國連喪二主僻處一隅期於再安必資共治繼文爾之令弟李弼爾之舊臣一則有同氣之親一則有耆年之故遂行並命俾效純誠庶幾輯寧保成歡好而席未遑暖身已棄捐將順之心於我何有北漢主得書恐懼且疑繼文報契丹乃密遣使拨責繼文繼文以憂懼死

二月壬申朔以萬州梁山縣為梁山軍

己卯雄州言刺史侯仁矩卒仁矩益之子也備邊牧民皆稱職上甚惜之特遣中使護喪官給塋事仁矩子延廣亦有勇略仁矩延廣並見乾祐元年初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敵騎數千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　改封禪寺為開寶寺詔增葺之

先是禁商人私販幽州礬犯者沒入之建興三年詔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及幽州礬一兩以上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甲申始命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

丁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對於長春殿賜金紫

庚寅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

丁酉宴廣政殿太子太師王溥太子太傅武行德左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皆醉酒失儀爲御史劾奏詔釋之

北漢主以禮部侍郎李惲為司空同平章事鴻臚卿劉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領成德節度三司使高仲曦為樞密使閤人衛德貴為大內都點檢嬖人范超仲曦未見為侍衛親軍都虞候超及德貴實分掌機務惲等備位而已惲陽武人遭亂與其母隔絶居常戚戚但以奕棊飲酒為務政事多廢北漢主頗以為言惲不聽一日惲方與僚對奕北漢主知之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怡然詣北漢主謝明日别造新局奕棊如故北漢主

多内寵繼顒造簪珥數百副以獻北漢主彌信重之三月壬寅朔詔禮部貢院閲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復取十五舉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並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為例新録本志及會要書此特恩并兩事為一事人數參差今依舊録刪修　權知貢舉扈蒙擢進士合格者八人

忠武節度使宋偓市邸店於所部上聞之不悦戊申徙偓為静難節度使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武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爲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録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詣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强横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桊之有聞者嘆服

庚戌詔禮部貢院疏特賜出身人姓名各下所屬州縣令官吏察其行實以聞隱蔽者罪之

辛亥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酸棗人少篤學有至行市物隨所索價償其直或以實非本價辭則曰汝亟受之不然將為妄語人矣由是人不敢欺且相告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其價也方治所居室積木墻壁間有穿竇者為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于外謂盜曰汝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遊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

見之晩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
𡩋旨上甚悦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嘗書屏几間留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乃卒于家本傳言為李穆所薦按穆開寶五年始召為太子中允此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湘山録亦言穆薦又言對太宗皆誤寶訓言即授左拾遺與正史實録不同今不取

丙辰免殿中侍御史欒宋史作殿中丞張顒官坐先知潁州政治不平允為人所訴也張顒未見

已未幸宰相趙普第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又賜其妻和氏銀五千兩衣著二千匹遂幸開寶寺

庚申流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勲于登州辛酉改命分司西京繼勲再犯法上猶以孝章后故薄其責云

乙丑都官員外郎高冕責授左賛善大夫冕嘗舉監察御史符翮翮有罪削官冕連坐故也冕未見

戊辰趙普落起復
庚午詔澤州直隸京師　升河南府鞏縣為次赤以奉安陵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亥以内客省使丁德裕權知潞州時昭義節度使李繼勲徙為天雄節度使故也
戊寅詔諸道州府發遣合格選人赴京除程與兩月限限滿不至者罰之或有未欲為官者所屬具以聞仍殿

五選

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税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又詔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其科市以致煩民此詔據本志在此月今附見志又云三司官屬不務協濟引例避事始條約之按條約三司官屬乃乾德四年正月事今削去

丁亥幸建隆觀相國開寶寺禱雨

戊子詔諸司營繕必先定課程每旬合給物料絶其委

積侵盜之端

辛卯雨

甲午幸教船池　命翰林學士文班常叅官等各於見任前任賔幕州縣官内舉任常叅者一人

先是左藏庫制造衣服即自收之己亥始置衣庫於左掖門内

河北舊禁鹽建隆末始令邢洺磁鎮冀趙六州城外二十里通行鹽商庚子悉除諸州鹽禁過者斤稅一錢住

者倍之

五月丁未禁京城民家不得蓄兵器

戊申詔諸州長吏毋得遣僕從及親屬掌廂鎮局務此據

舊録新録無此本紀於六月乙未乃書今從舊録按本志及會要並云太平興國二年禁藩侯補親隨為鎮將向此但用本州衙吏為之亦有宣補者檢興國二年乃不見此事疑即此也或興國二年又申此禁今兩存之

癸丑幸城北觀水磑

丁巳京師始置便錢務

丁卯詔通遠軍直隷京師

戊辰以滄州無棣縣爲保順軍　改廣政殿爲大明殿

六月甲戌皇長女封昭慶公主甲申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王承衍承衍審琦之子也

巳亥京東發運使吏部郎中何幼冲坐受諸州餽遺責爲考功員外郎　以詔書三百通付河東北陝西諸州軍令分遣人齎入北漢境招降其民吏　汴水決宋州寧陵縣發宋亳丁夫塞之又塞汴口以殺水勢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

得過七月食貨志便於此載荆湖淮南兩浙川峡廣南月限蓋誤也時浙廣皆未歸朝今從新録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禄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户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諸州凡二萬户者依舊設曹官三員户不滿二萬止置録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户不滿萬止置司法司户各一員司户兼録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户一員兼司法及録事參軍事縣千户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

凡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縣尉事

丙辰詔西川竊盜至死合奏裁者並部送赴闕 詔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要見所省員數幾何

丙寅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奏左遷右庶子

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唐主曰吾無如之何矣及卒唐主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贈以平章事問前世有此比否近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椁衣衾皆唐主賜之據徐鉉集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也江南野録載熙載事迹尤詳然極不雅馴今止用五代史九國志稍增飾之

戊辰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　禁河南府民耕晋

漢廟垣内地　令西川官考滿得替更不守選

八月丁亥移建陽軍榷貨務於揚州

戊子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

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謙溥撫之甚厚得其死力嘗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患之為蠟彈封書以間進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上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

請死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爲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上悟遽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效上嘗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進以建隆元年初爲西山廵檢至今十一年矣因附此事未必政在此年也

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諭

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荅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

九月已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案宋史及宋史記皆作賀州薛應旂續通鑑作桂州考桂州賀州皆南漢地未知孰是謹識以備考）朗州團練使鄞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舊録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録本紀會要）

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二十七陵嘗被發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瘞所在長吏致祭

丙辰登州言女真國遣使入朝定安國王烈萬華附表貢方物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首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自稱定安國公

丁卯潘美等言大敗南漢萬餘衆克富州克富州傳及九國志皆畧之但書次白霞不知白霞地屬何州縣姑從本紀實録先書富州十國紀年載拔富州至白霞並在九月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輙腐敗不治及王師次于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守忠未見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邉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

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九國志五代史及劉鋹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鋹即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為招討乃李承渥敗後而辛延渥勸鋹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彥柔未見）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

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人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録並書於十月據劉鋹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次昭州又十國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廹計無所出乃加潘崇

徹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

冬十月巳巳朔京兆郡夫人杜氏卒上不視朝素服發哀於講武殿文武百僚進名奉慰仍追封齊國太夫人杜氏昭憲皇太后之妹也少歸劉遷遷早卒至是亦贈太保

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孫臏元稹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戶禁樵采

辛巳曲赦賀州管内辛巳十三日庚辰十二日奏到

辛卯潘美言行營馬軍都監道州刺史王繼勲卒詔以郴州刺史淩儀朱憲代之憲初見天福三年

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捷奏到當其克時必在此月末但未得其日耳本紀乃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書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擒靳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寨斬靳暉然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

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己酉幸開寶寺觀新鐘

癸丑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棄市坐監廣積倉與吏為姦也

甲寅日南至御乾元殿受朝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壬戌復命戍邊賜鞍

馬戎仗以遣之

初契丹六萬騎至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敵戰蒲城敵騎少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夜入保遂城契丹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上

喜謂左右曰契丹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契丹盡矣自是益修邊備據會要及契丹傳皆言欽祚破敵在十月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始到恐日太遠今從本紀實録載此月疑十月進欽祚十一月乃破契丹也

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於是皆集闕下命學士院試問吏理而曹州所舉人孔蟾所對稍優丙寅以蟾爲章丘縣主簿

是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

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十二月初五日連州捷奏到其克時當在此月半以後但不得其實日耳）

北漢軍校王興等二十三人來降

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贈右僕射陶穀卒命中使監護塟事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傾側很媚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輙望塵下拜妻孫氏淫恣穀不能制上素薄之選置宰輔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

因事風上言穀在詞禁宜力實多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諺所謂依様畫胡蘆爾何宜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題翰林壁頗怨望上益薄之遂決意不用

瀛之高陽舊屬契丹與定之博野相鄰博野人數侵擾之乃於東北三十里置行縣周世宗既克三關行縣實逼邉徼距州治絶遠民訴其不便轉運使以聞辛未徙行縣歸舊治

戊寅畋近郊

初南漢取桂連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内戊子令長吏招撫立里閈給廬舍以處之　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陣於蓮華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世家言承渥僅免李札傳言承渥戰死未知孰是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令從之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延渥未見承渥未見及諫議

大夫鄒文遠（文遠未見）延渥閤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暫東壕為距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廷曉未見）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栅以抗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州捷奏始至其捷時當在初旬也據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

癸巳發近甸民二萬修河堤

是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仁肇仁翰弟初見顯德三年）密表言

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于宋朝事成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敗不從　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擢為本院承旨遷沿江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

唐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鄉導掎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二事並據十國紀年

是歲詔修四瀆廟尋遣太子右賛善大夫袁仁甫等九人分詣岳瀆督修廟之役據會要及禮志修四瀆廟在今年遣使在明年並無月日今并書之袁仁甫未見

始令雅州百丈縣置監鑄鐵錢禁銅錢入川從唐州刺史曹光實請也此據本志及會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二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四年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鋹傳及九國志鋹世家十六日癸丑二州捷奏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去年十二月今附正月初

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凡有闕員即

具聞奏當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之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丁未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棄市坐監陳州倉受賕故也

辛亥禁諸場院以課利放債州縣勿為追理　通判閬州殿中侍御史平棘路沖言本州職役户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别立版簿於通判廳依限督責欲望頒為條制詔諸州府並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　禁河

東諸州民徙內郡者私蓄兵器
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訖不克
成
癸亥殿中侍御史劉汝礪分判度支事開封府捕獲京
城諸坊無賴惡少及亡命軍人為盜幷嘗停止三百六
十七人詔以其尤惡二十一人棄市餘決杖配流　契
丹侵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此事據本紀實錄新舊並無之本傳亦無疑即
乾德四年三月事本紀誤載於此今兩存之

是月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甲子正月二十七日北撼露布所言即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多韶英敗卒鬬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

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漼漼未見案五代史作蕭漼宋史作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惟休未見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漼等既入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張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鬬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令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

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令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内侍中薛崇譽崇譽未見等謀曰

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龔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按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扈蒙傳乃云擒

劉鋹蒙草露布稱旨召對滋福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當考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戸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録州縣戸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

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寳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宫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辭挺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

名聞祠宇丘壠悉加營護大定録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畧不見于史當考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會要及登科記並係

二十四日熊克九朝通畧進士劉寅等

乙未幸飛龍院賜從臣馬　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絶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叙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此據本志新舊録無之不得其日

是月諸道幕職州縣官閲八百餘員堂帖促流内銓補

塡銓司奏近者選人絶少雖有判成資序又多相妨乃
詔除已授西川官未赴任并西川前任歸明及兩經發
遣不赴京兼勑賜及第人外自今日以前罷任諸色選
人並特放選令於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
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為奴婢庸雇取直
辛丑以蕭濯為太子中允卓惟休為太僕寺丞
乙巳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
甲寅殿中丞桑塤責授司農寺丞坐沿江廵檢私茶擅

行廢置也

丁巳改嶺南恩廣州為司明州雄州為南雄州天下縣以廣為名者皆改之　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王偁東都事畧開寶四年三月乙巳詔曰百粤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　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　南寧州蕃落使龍彦瑫卒其國人詣涪州以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剌史狀請立彦瑫子漢璿為嗣詔授漢璿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　前右監門衛

將軍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左監門衛將軍趙玭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為言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

之夏四月丙寅朔靑爲汝州牙校（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汝州安置）

丁卯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荆湖例酒麴仍勿禁

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

乙亥詔吏部流内銓於唐鄧隨郢襄均房復安申等州以南及荆湖諸州選見任令録兩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録年五十以下者移爲嶺南諸州通判得攜族之

官滿三考即依資叙注擬吏不守選

戊寅改義州為南義州敬州為梅州

癸未幸開寶寺

戊子令諸州訪名醫轉送赴闕

永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吴延祚來朝遇疾上親臨問命然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疾少間數日復發庚寅卒贈侍中官給葬事繼恩陜人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且買宴珍寶器幣其數皆倍

於前

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棄市坐通判興元府盜用官錢九十萬故也　癸酉廂軍千人詣京兆修先代陵寢令勿復調民自今有當繕治者以鎮兵給其役　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是月唐撫州元帥齊王景達卒唐主縁烈祖之意贈皇太弟謚曰昭孝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鋹至公

安邸吏龎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德昭未見侍張張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張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嵗貢大朝輜重皆歴荆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乗以給餽運耳張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飜覆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

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又又自内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邃唔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

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是日大宴大明殿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右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絶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

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政殿

饒陽縣令孟貽孫上書稱旨丙辰擢貽孫右贊善大夫孟貽孫未見

辛酉幸教船池

上欲遣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祭南海炯聞之

稱疾不出上怒六月辛未罷職以本官分司西京改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一品之服繼芳未見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兼判官

丙子以故綏州刺史李光琇男丕祿為綏州刺史 詔御史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

朝沿草制度附屬之是日丙子初命修書而實録本紀遂言以書來上恐誤也六年書乃成

命學士院試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録簿尉

初上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衆巡邉至上谷漁陽敵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牛羊數萬計已而車駕還京令仁瑀歸治所明年羣盜起兖州賊首周弼尤凶悍自號長脚龍監軍率兵討之為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餘人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

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瑀爲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横非過失也豈敢以已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斂具　升揚州高郵縣爲高郵軍成都布衣羅居通喪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爲延長縣主簿〈案宋史作延州主簿〉

壬午以劉鋹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

外别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
口辯性絶巧嘗以真珠結鞍勒馬為戲龍之狀尤為精
妙詔示尚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
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
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乗肩輿
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鋹巵酒鋹
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

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𨱆酒自飲之别酌以賜𨱆𨱆大慙頓首謝𨱆獻鞍轡實録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復州防禦使渠延嗣入朝上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戊子改濠州防禦

是月嵐州言破北漢軍於古冶村斬首數百級　河决鄭州原武縣　汴水决宋州穀熟縣

上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

有事于南郊

乙未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温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温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以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

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温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温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賔客邉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爲中丞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爲鼠雀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歛於民凡輸一石乃爲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戊戌賜皇弟開封尹光義門戟十四枝

庚子幸新水磑賜役夫錢帛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丁未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

己酉令河南府及京東河北四十七軍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别部同令佐點閲丁口具列於籍以備明年河堤之役如敢隱落許民以實告坐官吏罪先是詔京畿十六縣重括丁籍獨開封所上增倍舊額它悉不如詔

上疑官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

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内侍養子乡爭財起訟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凖前詔抵死

豐州衙内指揮使王承美遣軍校言頋誘吐渾突厥内附庚申以承美為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豐州事尋授豐州刺史除刺史在十二月癸丑今并書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繼筠捍邉有功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没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送喪事别賜寶劔甲冑以瘞繼筠深沉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邉前後二十年善揣知敵情屢以少擊衆契丹人畏伏多畫像拜之繼筠自開寶二年八月領扈州節度仍判棣州三年十一月來朝復遣戍邉今復來朝遂卒本傳但言復遣戍邉不云戍何地繼筠既卒八月乙亥以左賛善大夫宋咸乂知棣州則所謂戍邉者猶判棣州也但史文畧耳　平晉

軍使王懷美_{懷美未見}言率兵攻破北漢孟園樂義二寨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致儻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羣臣再奉表詑不允　詔廣南道偽漢諸宫庫務所有課役户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

九月庚子殿中侍御史李瑩分判三司度支事　禁偽造黄白金募告者賞錢十萬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開封府捕得偽造黃白金王元義等十二人案問具伏

己巳並決杖流海島因詔自今民敢復造偽金者棄市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贓不法也（本志及祖宗故事云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贓七十萬上以嶺表初定懲姦吏掊克特詔棄市按受贓棄市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緣嶺表初定乃有特詔今不取）

戊寅改鑄中書門下之印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

之　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范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獲痊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龜置廳壁部内化之會偽漢所署知州官鄧存忠刼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却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備丁夫官給其直旻質之子也

尹崇珂傳乃云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今從旻本傳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强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强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歷并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與强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郵中而史官執稱不改日歷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旦曰止可言强盜上曰理雖若此然不可輕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云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屢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宜推而廣

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可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周翰因郊祀上此疏不知的在何日今附見中戒強盜恃恩犯法之後　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為所訴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而恣肆其酷毒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上乃止上初識周翰父彦温於軍中以周翰有

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亦與彥温善守信入朝上因語及之守信微露上意周翰遽上表謝上不喜其命遂寢二事必不俱在此年無可繫著并書之郊祀推恩疏之後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歷支破今附月末會要十月事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

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不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齎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

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固命普謝而受之二事不知的在何時

談苑云朋寳中李煜賂普記聞載吳越事不記年歲與煜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貢之後

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戊戌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捕賊等官

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洊更民政或著吏能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

在此限　河决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鞫是日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為判官頗盡裨賛嘗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通恕怒而去普聞之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上為審肇擇佐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幾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後數日乃知

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怨耳此據王子融百一編國史並無有也

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已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躅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庚申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田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别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

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丞進曰莊宗好田獵
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
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
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
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
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劒耳　禁軍民男女結
義社

十二月辛未召九經李符於內殿問經義賜本科出身符未見
己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壬午畋近郊
丁亥前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
仍食濰州刺史俸
是歲吳越廢王倧卒　江南國主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湯悅為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占城闍婆大食國

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為獻　黎州定遠兵士作亂聚居庭角溪卭部州都鬼主阿伏遣其遊擊將軍里吠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為歸德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任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荆襄道歲貢魚腊

丁酉禁民鑄鐵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

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

己亥詔自今沿黄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蓺桑棗

外委長吏課民别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上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藝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

前鄆州盧縣尉鄢陵許永詣匭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歴歴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鄢城縣令

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

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爾兩寨擊走之　浚閔河

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員外郎崇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在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

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

乙亥以荊南荊門鎮為荊門軍　權知慶州史福福未見言敗戎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

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命福權知州事實録稱慶州刺史史福蓋誤也時姚內斌實為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命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月內斌尋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史福固未嘗真拜刺史也今改之

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

己卯令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

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為開寶監

初職方郎中邉珝掌建安榷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

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翊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畜私憾誣告即反坐之甲申以翊知揚州仍兼榷務翊華州人也

戊子禁黄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稽古宋史帝紀及宰相表皆作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

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鎰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

時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　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仁肇事據江南野録及十國紀年

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

守信之子也

庚戌置安化軍於容州　命海門造船通交州道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仁浚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以四州屬瓊濬乃四年四月事）

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為道士　賴州龍騎軍校

仇興等醵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
中自有常制何為若此三月庚午詔頼州出公錢給還
仍切戒之
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税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
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
乙亥遼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
一寨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

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申詔所在嚴禁之

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為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疋

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草一準千錢西川尚循偽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廣去之每租二十石輸牛草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令附見更俟考詳

罷兩京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

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造夾細帳以致煩擾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

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户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吕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供奉官

丙午以水灾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

隰州團練使燕晉隰等州沿邊都廵檢周勳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勳為義州刺史　禁嶺南諸州畧賣生口

五月甲守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琦權知晉州事武守琦知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録有此特著之更俟詳考守琦見顯德四年無邑里

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　廢澄賓潯巒富恩

明康績禹順牢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

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

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必以石縋

索繫於足而沒馬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

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

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

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

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𩔖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災也
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

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獎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宫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脱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

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辛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

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

乙巳廢壁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

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朱經瀆猶曰經流米史記改作詳究溝瀆薛應旂續通鑑改作詳究涇瀆並誤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閳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爭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

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
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奬時東魯
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
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
從之　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畧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
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
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馬詔切
責其前侵畧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新錄在六月壬辰今從舊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戎行不通政術在南曹時為吏民所訟上念舊隱而不行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甞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談苑載此事以為魏國長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俟更考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　詔曰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

錢十萬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為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旅括率民船給以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安用茍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惶恐計不知所出乃徑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上前觧釋稍寛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閤右知客押衙永城陳從信曰為之柰何從信對曰

從信嘗遊楚泗閒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往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閒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

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餧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

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秋寶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於五年秋庶免牴牾冬十月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即是從信之策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

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其原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隆平集言開寶六年初除徐澤為廣南運判恐誤

己亥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獠賊二萬餘人於容州城下初嶺南所在賊起偽開府樂範土豪

周思瓊等各聚衆負海為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録並於七月癸未言邕容州民誘蠻人為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瓊者尹崇珂傳云韶州賊帥潘美傳云土豪崇珂傳又稱偽開府樂範指揮使表漢瓊及鄧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為何等州也今止從美傳以周思瓊為土豪增樂範一人却依美傳總言聚衆負海不言某州庶免抵牾鄧存忠事已見范旻知邕州時兹不重列

癸卯建保靜軍於宿州 容州復為防禦廉安化軍節度 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令鎔未見大破廉白州城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庚午徙壁州　禁西川民歛錢結社及競渡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幾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

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競前斥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會要云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義倫作相以楚昭輔為副使亦止一人在院

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為保靜留後楊億說苑云馮暉為靈武節度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繼業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並稟命朝廷而綏御蕃族為西北邊扞蔽太祖因繼業來朝廷徙鎮同州命儒臣知靈州留務召重勳授以近鎮別命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煩朝廷經畧議者多以此二事為失焉別命武臣領麟州事實錄乃無之當考

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焼刼牙署知瓊州周仁俊遣兵擊平之實録於明年五月始載此事今移入　禁元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歴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復康州

戊戌詔邊遠官嵗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閲其籍勿使踰時

初河陽節度使洛陽張仁超以郊祀來朝願留都下庚

子辛上遽幸其第哭之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録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

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為任

秦蜀守李氷有廟在永康軍偽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

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一祀　海門監鹽戶龎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首三百級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

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德崇未見為起復雲麾將軍權知辰州兼五溪廵檢使後二歲德崇罷歸除右千牛衛將軍魏泰東軒録云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止阻江

殆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蠻情習險阨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面以一路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激興思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緣塹捷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元城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按泰所録再雄事甚美然正史實録無之又不見於他書或此泰德崇即泰再雄也德崇自牙校便知州又起復事必有異惜正史

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十日除右千牛衛將軍已稱前知辰州則德崇在辰州亦不終太祖世今悉注泰所錄更俟考求

己未連州言供奉官李繼朗欒繼清等領兵大破猺賊於英州城下繼朗繼清未見

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得旨方許召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

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廢南義州本紀實録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置因追書於此

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劒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嶽瀆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凡五十二首

十二月乙未命近臣於京城諸祠廟祈雪

己亥畋近郊遂幸開封尹第視疾

甲寅詔流外選人經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杖殺内班董延諤坐監車營務盜芻粟累贓數十萬鞫之得實故也　翰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元袐大師馬志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幣及鞍馬開封尹疾有瘳也

乙卯大雪　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戸來

歸

三司鹽鐵户部度支各有勾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户部為一度支如故

是歲大饑　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屢從征討固嘗被介胄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

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
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
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
職爾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北漢主始令民輸贍軍
錢文武百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